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四辑】

黄秉义日记（肆）

黄秉义 著 周兴禄 整理



凤凰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四辑】

张剑 徐雁平 彭国忠 主编

黄秉义日记（肆）

黄秉义 著

周兴禄 整理

本辑执行主编 张剑

 凤凰出版社

之款移作赈济贫民，其积德累仁未可限量也。

初三日辛酉 晴。接王祖威兄来信，言王晓凡兄于上月廿九日作古，闻之下，不胜长叹。但晓凡兄年虽四十，长子早已成婚，曾经生孙，天资最佳，岐黄之术最精，一切奇门均能懂其理，惟天不假年，最为可惜，正所谓“七尺红绫埋姓字，一笨^①黄土偃文章”，深为怅怅。早刻，至椒江中学堂，晤陈少卿、王伯常、周载熙诸君相谈，将至午膳而来。晚膳后，至邱遇琴兄处，晤道周宗叔、文琴兄，相叙一刻而来。言海门戏园四处招纸均贴今日开演，今日并未开演，想有掣肘，得能自此作罢，乃台民之大幸也。并云遇琴兄令郎畏夫簪于十一月初三日完姻云。

初四日壬戌 阴；至晚皆然。致张丹庭兄一信，交邮寄苏。家君自早膳后偶然肚痛，即邀杏人诊治，未即奏效，随请管端甫先生诊视，至晚膳后而来，即烦开方，想能即奏肤功也。

初五日癸亥 阴。致张丹翁一信，系管端甫先生托余代言，即由管端翁自行交邮寄苏。家君肚痛已愈，良医如同良将也。管端甫先生于晚刻去。

初六日甲子 早至酉刻，阴；戌牌，细雨；以后皆然。早刻，家君至西山做坟，其地前向林姓公地购来，其中与林姓稍有交涉未清，挽陶寿翁同去，未识曾经清讫否，又未识明日能做坟否。今无人来选云云。现在选举时届，人欲被选者最……无如斯又欲以此见争，真不足道也。

初八日丙寅 晴。家君嘱书致周朝灿相……头旭东宗伯之坟做在大仁山之仰天湖，系罗……向辛兼卯酉，已于十九日造就，本月初十日……楚卿柬邀家君代其点主，曾经允诺矣。^②

① 疑为“畚”。

② 此处以上四处省略号为原书撕角，共四行，每行缺约六七字。又，从内容看，尚缺“初七日”日记。

初九日丁卯 细雨；早至巳刻，雾，尚非甚重；午牌以后重雾，真对面不能见人。旭东宗伯明日入厝于大仁山仰天湖，今日开吊、做祭。楚卿邀余代其主祭，午膳后至其家中，晤何霭生、周梅五、邱遇琴、郑夔友、王少常、吴玉成、翁子俊诸君，相叙半晌。少顷，李少云管带送其洋号队，雷芸阁统领亦送有洋号队，计有洋号、洋鼓两对，颇为装旺。李少翁亦来，晤相畅叙。但煦东宗伯元配叶氏系松塘人，聘定之后未曾过门而故，后聘路桥蔡氏，即楚卿兄之生母，现将叶氏与旭东宗伯悉均合做坟于仰天湖。但叶氏之柩向停松塘，亦于今日来，与旭东宗伯可以同时合圻。做祭时经下午四句钟，同行做祭者缪性言、邱遇琴、周孟东、黄道周、黄心斋、翁子俊与余等，将其祭事毕后时经晚膳矣，随过晚膳后少坐，来时已经九句钟。

解昆珊兄言今日自上海趁平安商轮而来，该轮在洋海雾重极，较之岸上雾露尚重几分，轮船见此重雾，深为畏甚。陈哨长言，常品莲统领现经统领宁防颇为得法，其公馆在甬江湖西中府署中，此处旧屋系前明陆尚书愉之府第耳。楚卿处有人绐对送与旭东宗伯之上联云：“公真福人，幸未睹汉家光复”，即此一语而旭东宗伯之福厚矣，并可谓完人矣。旭东宗伯一生虽非厚福厚禄，名列贤书，寿逾花甲，若在辛亥之冬而故，即非厚福者，好在庚戌之冬，则其完全之厚福耳。人生如是之福，其境遇又是如斯，均不易得也，深为欣羨、欣羨。

郑夔友兄言，晓凡兄此次染恙，自己颇为昏迷，被人将药误投，以致毙命。凡染恙者自己性地如何虽不能甚晰，亦知大略，知其所医之师何所见长，两相投合，病则易脱。病者性热，请医之师性喜用热药，如此相遇，虽死生有命，其病必增。如性热者请用凉药之师，其病易愈。倘若命中当死，药虽对症，其病亦翻。总而言之，医者只能医病，不能医命。请师而治病，必请对症之良医，倘若不然，听之于命可也。解玉泉先生亦能识医，已于七月间作古，其医理虽不及晓凡兄之精明，亦颇稳妥。今其令郎昆珊兄云玉泉先生今年寿经七十有五，即死亦所应得。今岁黄城丧却二医耳。但医理一道最难，今则无论何人

均能医人，直曰害人，即如晓凡先生者亦颇不易。今晚各人论黄岩精于医理，自晓凡兄故后，城内已无见长，只余韶圃先生见识宏远，灵症甚多，可谓今之良医，次则王启凡兄耳。

初十日戊辰 卯前，阴、雾；辰、巳、午牌，雨；辰、巳刻雨颇大；午刻雨细，未时雨晴，阴；以后皆然。致周朝灿相一信，遣老官送交。旭东宗伯今日进坟。但楚卿兄将其灵柩动身时，天色初明，至栅浦之外时方大明，还山时方下午四句半钟矣。楚卿云，上午十一句钟时已到山，即行做祭、入圻。但楚卿意恐日短，天色太晚，行路不便，到山即行做祭，而后即行入圻，择在未时进圻。看其如此紧急，只恐十二句馀钟，彼将进圻后吃饭，可知其时刻矣。查今日戊辰，以申时最佳，未时尚有天乙贵人，今近冬至，日已尽短，还山只四句钟，如此之早恐是午时亦未可知，总在午末未初之际耳。此次楚卿办理虽云周到，过于草率耳。如今日天气，雨如是之大，即有纸扎亦不能迎，不如其一律不用，得免一番忙碌。彼之洋鼓两副颇为荣壮，馀则均极平淡异常。

晚刻，至心斋宗叔府上少坐，俟其还山后，即同心斋宗叔至楚卿处，晤卢槐士兄言，自昨夜由郡下港，相叙半晌。过晚膳后，家君早来，余同子俊、孟东、道周又至心斋宗叔处，互谈至九句钟而来。时北风已起，见有月色矣。现仰天湖之坟，旭东宗伯与叶氏、蔡氏两伯母及林氏四所，今则旭东宗伯与叶氏伯母均已入圻，馀二所系是寿域。但煦东宗伯生有三子，长即楚卿，谱名崇仁，官名崇威；次名崇义，幼故；三名崇韬，即入继梯仙宗叔为祀者。女亦三，长至十馀岁而故；次适黄岩郑夔友；三适王少常。但崇义及长女之柩均停新挑河彼祖坟之侧，今则其崇义子坟柩已倒，即埋在原处，就在原处加盖砖石。长女之柩而未倒坏，做在旭东宗伯之坟侧，亦于今日入圻。但煦东宗伯生在道光己酉，至光绪纪元乙亥年二十七岁中式浙江乡试第六名举人，至宣统二年作古，其中三十六年荣曜乡里，并优游之福，可称一生完人矣。卢槐士兄言，现新任两浙盐运使张栩将近到任。现今李商盐务尚未收场，亦不能了给矣。现浙江财政使张寿镛先生系张少龛

先生之公子，与李如三郎舅之谊，彼系谊属至亲，诸事难于起齿，只恐新任到浙之后多于一番忙碌耳。

十一日己巳 阴，天气颇寒。接张丹庭兄一信。晚刻，至翁子俊处，晤达云母舅，互叙少顷而来。但子俊兄昨楚卿兄邀其到山做祭，言及昨旭东宗伯入圻时在上午十二句半钟。但十一句钟已经到山，随即吃饭，午膳后即行设法做祭。但吃饭极为慌张，做祭极为草率，不过点半钟而已。其做祭后即行入圻，之后少谈而即动身，自山上至葭沚路计二十馀里，其路又滑，派走四句钟不足为多。但孟东兄做祭毕即行乘轿而来，时未及四句钟，如是而想，定是午时无疑。其坟土色即是紧板，沙亦是，无疑其外貌堂局最佳，果否吉壤，未可预测也。又言昨晚值楚卿家还山之后，对门太太家之长年阿三帮其有年，早刻，人尚在外，并无疾病，将晚之时偶然发颠、发狂，似有邪神附入其身，各人警惶，将其恫吓一次，其人似乎有情，而后，身体发热，致有乱语，此其一也。时二太太放在房内调煎燕窝茶计有三碗，少顷去看，三碗之内均变成清水，并无燕窝之色，如各人偷吃，又有人坐而看管，如燕窝煎调过久变汤，其时又未久，此其二也。如是两节，悉均不解，究不知何故也。

子俊兄言，李商所开各处盐号，其生意均于五月间俞棣生先生、秦雨亭先生及卢槐士兄提创台盐公司。将其接去之后，迄今半载有馀，李家存盐并无交交盘，各夥友虽未做生意，均留在店，薪水大小均照做生意，所该若干照支，如夥友自己欲至盐公司作夥者，亦听之而已。一面两相结讼，各放本事运动。其局面如斯，其台盐公司专寻李商之短，而未弥缝者邀人去控而难之。前月间，朱冠卿先生出自调停亦未下台。如台盐公司顺手办下，自李商系有财、有势、有力之人，难于下台。果李商接转办理，生意最有为难之处，在台盐公司诸人亦难下台。如是情形，得能有人出自和平调停，是为万幸。倘至决裂到底，致恐官办而帖股诸君大吃其亏。但盐务本是盐商办理，原是有帖，改行、改店亦须用帖，如用帖者致有帖税名色。即今之集股包办

名曰公司，实在商办亦须领帖，须领帖而有帖税之名，倘至官办，无用领帖。不用帖，帖税已无，彼两方面成败均可，总不致于官办，是为万千之幸。

至台盐公司系卢槐士兄，因时事如斯，台州财源可以台人自办，挽楚卿兄邀同俞棣生先生将其公司订合创立合同，接办台属七邑盐务，以六万元为本，每一百元为一股，分作六百股，临海、黄岩、太平、天台、仙居、宁海六县中照集。当时太平县悉均推却，并无合股，余则五县集股不过半数，其余均是经事者自行凑集而已。楚卿兄心中有忌俞棣生先生之意，见其事成后，允集十股，公司中诸事亦不与闻。其中生意一切及资本或有不敷，均是槐士兄鼎力而为之。诸事部署之后，俞棣生先生籍本黄岩，其总商设临海，挽出秦雨亭先生同为具稟上达。但雨亭先生系是寒儒，因其挽为夥友，不过出名具稟，事成之后送其每岁薪水若干耳。其公司银钱、生意均是槐士兄经理，省中诸事而棣生先生任之。今与李商互讼，虽是秦风具稟出名，其事之是否，均槐士兄一人，棣生先生次之。余亦帖股，在帖股所愿不致官办，是为至幸耳。

晚刻，道过槐士兄处，言其外出，未晤，看令郎人颇灵变，见客亦不以生识为畏焉。至陶宅门首，看其遍地字纸散掷，最为寒心，即飭仆收拾。自古来圣贤以及稍有觉者悉均敬重字纸，代代相传，无不如是，况经典中均以惜字为重、惜字报应、惜字延年，历历不爽。今至世风日薄，竟将字纸如是轻褻，深为寒心。万望后来君子首重敬重字纸，是为切要，谨为之记。

阅本日《赤霞报》纪云：“驻俄代表密雷云，俄国政府续增蒙边俄兵，办法七端：一由尼哥利斯第一军团内调三大队驻买卖城；二由斋达第二军团内调二大队驻马尔台；三由伊尔利克第三军团内调四中队驻乌里苏台；四由海参威第四军团内调三中队驻科布多；五由哈巴罗斯第五军团内调四旅团驻沃林加；六由窝穆斯克第十一师团内调一旅团驻乌统；七由哥萨克马部队内各调五百名驻俄蒙边要”云云。

云南都督电称：“英在片马增驻军队五百余名，并派出侧量队百余名分赴河口、思茅、腾越所属各地侧量，请与英使严重交涉”云云。《赤霞报》又纪云：“英、法二使以俄使要求条件过酷，蒙古交涉恐难和平解决，特函致外交部及俄使署，不任调停之职。”当今时事，外交如斯、内政如斯、时事如斯，吾侪正无安枕之日，深为焦急万状，只求上苍敷佑，稽留岁月，岁丰民安，苍生赖得安全，是为万千之大幸耳。载熙兄言，今岁椒江商业学堂改照阳历散放年假，明年开堂亦照阳历。查中历十一月廿三日即阳历十二月三十日矣。接汪伯端兄一信，云近日可以旋里云。

十二日庚午 早至辰牌，阴；巳、午两刻，晴；未时仍阴；以后皆然。天气似能晴明之景。早刻，至允东母舅处，晤兴臣兄，相叙少顷，而洪祝南兄来言昨自郡城来，昨夜宿在海门，今早至葭沚，午膳后来家少坐转海门，云明日转至郡城。彼本临海县署庶务员，现来知事到任之事改为会计员矣。又言各处海关监督均归京中授任，现姚梧冈先生令弟石勋因其兄运动得温州海关监督，恐自归京放之后，彼系省委者不能联任为虑。允翁言，洪莲翁说在九月间由晋动身，今已十一月中旬，尚未见其到台，久未有信，不知曾否动身。论其久未发信，即九月间未能脱身言旋，俟至十月间动身亦未可知。海门之新戏四处广贴招纸，定价颇昂，彼昨往看，亦不见佳，此亦有名而无实也。晚刻，至椒江中学堂，晤曾六舟先生，言陈少卿、王伯常诸君及学生多人均于今早至海门看戏，只恐有兴而去、扫兴而返耳。

十三日辛未 阴。晚刻，至子俊处，晤达云母舅，相叙至晚而来。台州禁烟监督谢君祖康已于昨日抵海门出示，明日亲自下乡巡视六庄烟苗云云。鸦片本极坏之事，自康熙季年致有鸦片输入中国，日渐月积，二百餘年来，以致国民被害者不知凡几，今则速为禁除，未免为难，欲其速为禁除，非此严厉不可。倘若禁除净尽，非独台民幸福，即中国万姓之大幸也。

十四日壬申 阴，未时冬至节。早刻，同家君至大宗祠祭冬，晤

心斋宗叔、道周宗叔、伯寅宗叔以及楚卿、少愚、正衡、瑞荣、俊庭，同行致祭毕，过午膳后而来。台州禁烟监督谢君以及雷莹阁统领、来少卿知事、周梅五区官同行赴各村查禁种烟事宜。陶寿翁自晚刻来叙半晌，言及今日谢监督以及各人赴各村庄禁烟，至下洋郑王少亭家过午膳。但王少亭本不吃烟，不想其家中墙内种有罌粟三林被其从人看见，随即禀知监督。监督即伤人搜寻，至其房间橱内寻有烟筒、风灯以及烟膏等件，而有烟又有烟具，复自种烟，均是实有可凭，而谢监督拟严办，幸雷莹阁统领从中说情，罚洋一百五十元，在今之时事尚谓便宜。至水门将曹六爷拿来，不知何办法，不得其详。楚卿兄言，海门娄祝三查禁烟馆以及禁种烟苗之董事，未及数月，罚款不少，又有蔡子葵在海门立有戒烟局，其戒法系用抢上断瘾之法而戒之。但抢上戒烟之法系吃真烟之后吃药丸，三日之后其烟自然断瘾，所以烟膏以及烟具均备，每日戒烟者来，无易烟馆耳。子葵兄因局立多时，具禀临海县，请领戒烟经费。而来少卿知事批：“禁烟董之罚款若干、需费若干，嘱其算明馀剩若干，以便拨需”云云。而子葵接到县批之后即向娄祝三算其罚款账目，适谢监督已至海门，祝三与谢监督前言蔡子葵名为戒烟，实则售烟，谢监督即行派人拿来，其烟膏、烟具俱全，即将戒烟诸人发祝三之戒烟局戒烟。未识后事若何，不得其详，容行再记。但子葵与祝三之事亦不知如何了结也。

现经种烟之所葭沚等六庄以及南岸等处种者甚少，即有种烟之处，微乎之微，今则如此严厉，可以净尽。无如江之北二百馀里已种罌粟之田极多，非大加严办净禁为难，一县如斯，各县非不如是，欲其净尽全无，非大用手脚而不可得也。但禁烟之举方行立宪之初，端午桥方于光绪三十二年时任两江总督，与英使订约，中国鸦片烟将十年之内吃者一律严戒净尽，种者一律禁净，英国之大小土进口者第一年如进十万斤，减进九万斤，第二年减进八万斤，至第十年，一律不许进口。如十年之内中国之烟苗仍有种者，如有吃者，照其每年减少之利益赔偿，浙江一省计陪八百万两之数，各省不得而知。明年值英国遣

使调查种烟有无之年分，所以禁烟之令其中有此关系，不得不如此严厉。至鸦片，中国第一之大害毒物，损失财产，坏人身家，如是巨蠹，得十年禁止清讫，国民之大幸耳。十年禁烟之内，禁烟之令如此之严，不肖之徒又要吃而不戒者购买英土其价昂至十倍，眼前即有如此巨款已经入手，十年之内能得戒净，其财已进如是之巨，他日另有设法别项而来。十年之内倘未戒讫，则英国有如此巨款赔偿而去，以后广进大小英土，则中国之官吏无言覆答矣。禁烟一举事本倍植国民之大幸，不以自行设法严禁，将来倘不能净尽，则端方之罪弥天。现端方曾已典刑，伏望仁人君子，善法严禁，不再吃烟，不再种烟，则我中国万姓之大幸也。

正衡言，宗山兄近染痰喘之病，昨十三日午膳方在吃饭，见饭冷，不意身冷，少顷身热，至晚痰壅而故。本镇又去一秀才，深为可惜。人生至此关头，空甚，为人总以无愧于神、无愧于心，是为至要也。晚膳后，至楚卿处，晤陈少卿、李舜卿、陶习芝、郑夔友、邱遇琴诸君，相叙少顷而来，至家时方九句钟。习之方自今晚由甬江来云，海门商轮碰礁被坏，搭客幸均平安，行李散失不少，趁坐轮船，亦有如是之险，并云伯端兄现在甬江趁永宁旋里，亦不日可以到台。伯端兄本肄业杭州私立法政学堂，现法政学堂每省只立杭州一处，名曰浙江法政学堂，想伯端兄亦须考入该堂肄业，但法政学堂如是立法，想有出身耳。

十五日癸酉 阴、晴。内人自十里铺来。晚刻，至达云母舅（处），晤醉香、喜亭、子俊诸君，相叙半晌，同子俊兄来叙，过晚膳后而去。家君请应方圃先生看地，已于晚刻来。但方圃先生年逾七秩，其精神甚好，老年强健，人生第一件难得之事也。阅本月十四日之《赤霞报》纪云：“西藏电告：有英兵八百馀名由印度进驻西关，硬将扎什伦布占据”云云。又纪：“谣传新疆近日到有蒙军与民军决战，刻新疆都督已有急电到京，乞速发兵队赴援。”此言倘是子虚，吾民之幸，否则，新疆与京相违太远，以势论之，只有甘肃派兵接济方为有济，但本日该报又纪：“兰州、宁夏回部起事，甘督赵已调军队前往剿抚”云云。

所纪如是，则甘肃之兵不能远出，除此之外，未识秦、晋之军可以就近救援否也。十四日《赤霞报》又纪：“山西绥远城张绍曾电称：十二日有蒙古大队已由库伦直入内蒙，因此已令驻守潼关步军十二营并马炮军队由赵某统带前往张家口。”潼关居陕西南部，恰在黄河转湾之处，该处铁路仅通河南并郑州二府，是以军队北上，殊觉为难云。该报又纪：“尹都督昌衡之兵在察木多与巴塘之间受创溃走，现在藏兵正在追击”云云。据该报所云如是，若非子虚，深为至虑，只求上苍敷佑，黎民不致荼毒之苦，即是吾侪小民之大幸也。又，该报纪云：“英人将调查浙、皖、赣、湘、鄂、燕、秦、晋、陇、蜀、黔等十二省种烟情形后，所发结果撮要登出英文报。”万望调查各省已将烟苗禁种净尽，不至彼所调查时被其所获，乃国民之大幸也。

十六日甲戌 晴。致杨伯藩兄一信，交邮寄申。午膳后，至翁子俊处，晤达云母舅，相叙一刻。余有高凤翰画之花卉册页两张，合裱为一；又，团扇花、字两面，裱为册页两张，均上玻璃架内用，托子俊兄先为带甬交四明文宝斋代为装裱。又，张逖先书篆五尺对一副，因上下过长，托其原店再裁少许以为相趁^①。但子俊兄、达云母舅均于二十日动身赴甬，来后因宗山兄家邀为做祭，随至宗山兄处，其丧已出，言做祭各人均在道周宗叔家，随至道周处，晤道周、伯寅两叔及作羹、舜卿诸君，相叙半晌，言宗山兄丧已停厝事毕，随同至宗山兄家，与同代祭清讫而来。但宗山兄年经五十有七，而父母在堂，女嫁，以弟之子入继。但宗山兄幼年读书，当科考时年年应试，年至四十馀岁方才入泮，尝以训蒙度日。自后，科考停止，学堂林立，旧日书生糊口为难。幸其平素和平交接，因其家道艰难，代谋一馆，所得束金微乎之微，今岁贫病交迫，以致归入道山，深为惨切。旧日书生自入泮之后，读书虽有工拙，中文无不粗通。今之学堂出身之毕业生，其学问如何，虽难侧料，其中文不及于前者多矣。自后各学堂若不以中文为

① 疑为“相称”。

重，只恐此等书生亦日见其少也。

前汉时代，萧王系立法之祖。而后，京中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山东道监察御史等衙门以及顺天府治中大兴县、宛平县等衙门，在外各直省、按察使以及道台、知府、直隶厅同知、直隶州知州、理民同知、理民通判、府属知州、知县等大小衙门均塑有萧王神像于其班管之侧，所禁犯人尝往叩神。自汉以后，历朝均奉饬而无更易，不过地方有修饰之工否。黄岩县署内牢狱之前亦塑有萧王神像，其处即曰萧王庙。顷阅十五日《赤霞报》纪云：“现黄岩县知事赵君志申飭法警数人将萧王神像抬抛浮桥之下，随水而漂。”以理论之，数千年之旧迹偶然抛弃，未识其何故也。

至于中国大礼拜跪叩谒之仪，非大清一朝之习惯，自中国开天辟地以来均有此等礼仪，今则中华民国改跪拜为鞠躬，亦素所未有之事也。以此记之，质诸高明者以为何如耳。余草野小民，不知朝廷立法，各国之法则更不知矣。惟圣人云：“君尊则治，君卑则乱。”现中华民国改专制为共和，以“共和”二字详解之，人民各有自由之权。人民既有自由之权，不能受人压制。如今时势，名之曰共和，较之专制犹尽专制。如是专制，何云共和？直曰专制可也。

十五日《赤霞报》所纪日前选举议员，投票之日，有欲谋为省议员者，叫乡民至投票之处投书彼之姓名，与铜板五枚。是日到者甚多，至众议院投票选举议员之日，无人欲谋，众议院初选议员之人，即投票之人全无，言虽如是，尚在情理之中。惟临海第七区即海葭镇投票之日，黄楚卿自己欲做议员，将县中领来票纸自己嘱其夥友、朋友书写，分为十三人，悉均当选初议员。当日投票，自行另印票纸千馀张与人书写，可以不致原票相残缺少，即选举众议院初选议员亦是如斯办法。余初尚未识其详，后闻周载熙、黄道周、邱遇琴、周文琴自己所言如是，并云省议院楚卿兄自欲复选当选，其众议院议员代姚梧翁谋为复选当选，故有如是隐情。其初选即有如此减便，亦进一层之思想也。有说美国之选举议员，有上议院议员、中议院议员、下议院议员，

即其选举大总统亦从人民选举而得之，未识其作何办理耳。

十七日乙亥 晴。致王仲达一信，交邮寄郡。晚刻，至子俊兄及允东母舅两处，均晤叙半晌而来。晚膳后，至楚卿兄处，晤王云梯、周梅五、邱遇琴、周文琴、翁子俊、陈舜卿、王吉人、王槐卿诸君，相叙半晌而来。

十八日丙子 早至巳刻，阴；午牌，细雨、重雾；至晚皆然。早刻，至伯端兄处少坐，至达云母舅府上，晤翁子俊兄，相叙过午膳后而来。值伯端、簨卿、遇琴诸君来叙半晌，前托伯端兄代买墓本、袍料等件均已购就送来，言及张家口之外有俄人、蒙人与民军将为开战之说。言是传闻，若是子虚为幸，倘有其事，但张家口与北京已近，恐致戒严，深为致卢^①焉。在吾民者，总求终日平安，以安商业，为幸多矣。遇琴兄言，姚梧翁此番楚卿兄代为运动众议院复选议员，须初选之议员投其四十票左右方可当选，彼初选议员靠实投彼者有二十票之内，尚少廿馀票，楚卿欲将海葭镇之省议会议员十三票与各人调换众议院初选议员票数，今晚邀王云梯兄至东山头向周映江先生对调，未识能得允诺否。又恐省议会复选在十一月廿六日投票、众议院复选在十二月初四日投票，恐投彼之后，彼已放心，至众议会投票之日为日尚多，恐致中途变更，致以为虑。又云，省议会初选议员十三票与其顺手调换众议院初选议员，合而计之，亦只三十票，尚不足其数，现其四处代其运动，或为调换，或自出钱代其购买之众议院初选议员票数，如是待与朋友，可谓竭尽心力矣，果未识得全其数否也。

本镇之棉花、豆子、牙行，前周载熙稟准分府宪出示收仲，其仲洋归入椒江敷用，历有年矣，均是周槐卿为包认办理，亦有年矣。现周允翁之仆人贞池欲自领帖开行收仲之举，槐卿听说贞池领帖，彼亦自行领帖，前领牙仲行帖须洋百馀元。彼等绵力，今有办法，如开一年牙行纳洋十二元于县署，即曰领帖之费，其领帖每年只此，易举其事，

① “卢”，当为“虑”之误。

倘有领帖收仲者而出，其椒江之包费又恐作罢耳。椒江经费年短一年，即椒江开办以来，其效果全无，又恐载熙兄之监督不安于位矣。

十九日丁丑 早至巳刻，雨；午牌雨晴，阴，西北风起，天气颇冷；至晚皆然。晚刻，谱香母舅来叙半晌，言自昨晚才方旋里。言及朱劼丞兄本浙江之提法使，恐致第二次革命，又以时事棘手，办理为难，早欲告退其职，而朱介人都督不允其退，彼即在沪玩游而已，初则陈敬甫兄护理，现今改为署理云云。即在省之司长、科员，除盐政局外均亏控异常，正无隔宿之粮，几为人人皆相似。又有旗人数百，只有小屋数十间，统而共住，所积已罄，又无生计，悉均饥寒交迫，难堪言状。云有一家大小计八人，看其此等情状，难见出头之日，有一日，将秕霜^①和入粥中食后，一家均毙。其言如是，深为惨切，未识能得再见光天化日否也。并云叶祖香公祖现在杭垣听鼓，毫无差使，一贫如洗，亦无了局之日。此所知者叶太尊一人，今岁各直省中犹如是之情状者，不知几千数百人耳。时事如斯，闻人之苦即生周急之心，而力过绵，难能遍及，只得听之而已。

自古开辟之初，政治若何，未得其详。自周代孔子降生以后，见重忠孝节义之人。圣人云：“君使臣以理，臣事君以忠”，又曰：“入则孝，出则悌”，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而见重焉。今则中华民国不以忠孝节义为然，又无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只以人民共和、人民各有权衡为言，究其实济，受其专制之压力过于专制之时代，果共和乎？果专制乎？余均不得而知。只知其无忠孝节义而已。余之私论如斯，质诸载熙兄不以为然，未识高明君子以为何如哉。现今北云日急，不久又有局面而已。余本草野愚民，不知国事若何，只求安于枕席，为幸多矣。

二十日戊寅 大雪，满眼江山，其白如银。今值永宁开行到甬，台属之省议会议员初选者均是今日趁轮动身，其雪如是，其冷如斯，

① 当为“砭霜”。

诸君不胜其苦也。廿六日复选，人投我票者其苦所应得，我投入票者抱曲难言耳。数年以来，无如是之冷，台州地面亦无如是之雪。但吾浙属在扬子江之南，吾台属浙之南，今台之冷、之雪有如是，转念扬子江之北更增寒冷。扬子江之北之寒冷以北京犹甚，北京之冷以张家口犹甚，所以北人至南，南一步暖一步；南人至北，北一步冷一步。现值冰雪当道，银色山河，蒙古兵在张家口者最为利便，京兵至此即是畏其首尾矣。民国非独财窘，即或有到彼处者，亦非其时。日前，《赤霞报》所纪俄兵、蒙兵已至张家口，将行开战，只恐年内又有一番惊恐，深为至虑焉。

至于省议会众议院之初选议员，均有势力者自行书写之亲戚朋友数人，以备复选投彼之姓名可以操券，真是人民自选者，今则于时尚早，即或有之，非独百不得一，即千恐不得其一耳。一县一府如斯，想各县各府亦如斯，此等选举有何裨益！此番初选者，到甬人欲投彼之姓名者，多方体贴，多方运动，其势定是如斯，此等议员即或而得复选议员者，俯心自问何如耳。十一月初八日《民铎报》所纪：“政府得东三省消息，俄人将海参崴、哈尔滨、满洲里等处华人限一星期内迁移出境，否则一律格杀”云云。又，绥远城将军张绍曾电请：“绥远、归化均有蒙人，该处颇为戒严”云云。顷又阅十一月初二日《民铎报》纪云：“得哈尔滨消息，该处电局现已由俄人管理，将前派之办事人员一律驱逐”云云。其言如斯，然乎？否乎？草野小民深为至虑。偶值其便而记之，俟得其详再记是否可也。

廿一日己卯 晴。满眼山河仍成白布，虽云见日，而天气过于寒冷，积雪未能即消。致许眉甫先生一信，因日前载熙兄言下马地方有一蒙童馆地可以安置，所以致函奉达，飭价送往。旋接福函云其西山之学堂已经成说，束金百番之谱云云，并言十五日有信交刘源春代带，未曾见惠，随即遣人向取来。十月三十日所发一信、十一月十五日所发一信，内又附致周允翁一信，该函随即送交矣。附有王六潭太尊批机张江陵乱语一纸云，大略：“西洋铁舰，鼓浪纷来，分我后土，压

我神京，不愿为满奴，而竟甘为夷婢，究如心也。然人心不死，东西角逐，南北纷争，复开五代六朝之战局，屈指计时，当在建寅之岁七月间也。差幸分未久而真人即出耳。赤日一出，白云四散，汉代官仪，于兹复见，礼制法度，损益清明，开科独重耦联，文物休风，唐虞实无其盛，三十年干戈，端交玉帛。追忆北赵而燕，东齐南楚，前汉后明，舞争竞长，恍同梦寐。惟楚阅世，克兆龙飞，统一区宇，吾得于三十年前断之曰大楚永昌”云云。按：张江陵先生系前明宰相，乱语如斯，亦难揣侧。余阅乱语乱诗颇多，究其如何说法，亦不能明晰耳，只得记之，而观其后，应也？否也？

周醉香于晚刻来叙一刻，周梅翁之令舅花醉卿先生尚在福建，候补之初，历署县丞、从九、典史等官十余次，补过霍童巡检，计数十年矣，现其携眷旋台，方于昨日到椒，现暂住分府署内，其黄岩家内屋最狭小，欲就本镇租屋而未得其便，所以暂寓于此耳。又云周允翁邀其令袒娄燧卿至兆桥，托王六潭先生代其书函转致朱介人都督代为照拂，其函曾已书来，代为欣幸。子裳先生与朱都督系属厚交，得与致函，想能允其所请。现允翁赴杭，只求早日得差，是为至幸。又云周允翁定于廿四日同心斋宗叔趁永利商轮赴申云云。谱香母舅言在杭州各司科员颇多光景萧条，皆因薪水过微，又有公债票、国民捐，均须敷衍之所致也。

廿二日庚辰 晴。积雪有日照之处已将消化，朝北之方仍然如昨。致陶寿翁一信。致徐富春一信，饬老二送交，旋接徐富春兄一信。早刻，花醉翁、花辅翁及周梅翁来叙半晌而去。花醉翁言自赴闽迄今三十四年，其年已五十六岁，即于今日趁小轮旋里，小住两天即行旋椒，真是“小少从军老大旋，儿童对面不相识”，即此之谓也。醉翁因医理颇有把握，欲挽人聘聘开药铺生理，其心颇热云，并陶寿翁拟廿四日动身，到甬二十日，未与楚卿同行也。汪伯端兄来叙半晌，言私立法政学堂本归并官立法政学堂，续即运动将私立法政学堂改为共和法政专门学堂，因之未曾归并而已。花醉翁言岑云阶赴闽，欲